

以冲突等问题上与美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鼓励日本积极拓展与中东、中亚、南亚、北非等地区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向美提供更多政治支持和经济帮助;拉拢印度,防止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伊斯兰极端势力向东南亚等地区蔓延;借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恐怖势力扩散等问题继续与俄开展互利合作;以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契机,推动中美两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展建设性合作,并通过加强合作防止中国在中东、中亚、南亚乃至非洲等地与美形成战略竞争。各大国也会顺势调整对美关系,并重新整合相互关系,争取构建于己有利的大国关系格局。

第二,文明关系会愈加紧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文明在文化、价值观、宗教等方面的分歧,在美伊矛盾激化的刺激下,2007年有可能继续扩大,相互关系愈显紧张,从而诱使人们越来越容易从“文明冲突”角度来看待和处理国际矛盾与冲突,依据“文明断层线”的走向来审视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文明冲突“在中东地区似乎成真了,原因是美国新保守派主义者认为西方必将战胜伊斯兰。这场被许多美国右翼观察家认为是无可避免的终极对决,现在已变成一场西方对伊斯兰开战的烈焰”。

而伊斯兰世界面对明显加强的西方压力,以共同宗教、命运和关切为基础的相互认同感显著增强。这种认同虽不足使伊斯兰国家协调一致,却会增进穆斯林间的理解与团结,尤其是在反美、反西方等问题上的联合、协作和相互支持。近来,国际社会主张文明对话的声音日趋强烈,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人们对“文明冲突”逼近的忧虑。

第三,国际安全形势增添更多变数。美伊矛盾持续发展,将使伊斯兰世界在新的一年里动荡加剧,对国际安全构成重大冲击。目前,多数伊斯兰国家在内外压力下加快改革进程,观念冲突、利益争夺、教派争斗将集中在国家、民族、宗教的前途等层面展开,使伊斯兰世界诸多热点问题面临更多变数,民族、部族、教派间错综复杂的冲突此起彼伏,一旦普遍激化就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危机。同时,美对国际恐怖势力强力打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某种相互呼应的联动态势,不仅使恐怖活动在伊斯兰世界进一步加剧,而且呈现向伊斯兰世界外围地区和西方国家内部蔓延之势。这使对恐怖主义防范能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会明显上升。○

## 美国对伊拉克战略:负“重”前行

张敏谦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展望 2007年世界大势,对美国走势的判断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具有关键的意义。总体而言,学界对美国走势的判断是负面居多,而其中的焦点亦多集中于伊拉克问题上。因此,如何估价伊拉克问题对美国的影响就成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毫无疑问,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面临相当严重的困局:伊战结束近四年之后,驻扎重兵、牺牲 3000多名美国士兵、耗费巨资的伊拉克局势仍离稳定遥遥无期,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可谓乱上加乱,令曾经支持布什政府的各方相当失望,而且美国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能力也受到了广泛质疑,从而使美国的国际威望受到沉重打击。反映在

美国国内,布什支持率降到最低,其铁杆盟友受其牵连纷纷落马,而且所属共和党亦遭受重大打击,中期选举后拱手将众、参两院的多数党地位让予民主党。

然而,这种困局绝非美国不愿承受之重。首先,解决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问题是布什执政后的既定地缘战略需要。中东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之一。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就存在着如何控制中东的两条路线之争:一派主张巴以问题是其中的关键,正如克林顿政府时期执行的路线;另一派则以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新保派为代表,强烈主张伊拉克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布什入主白宫则使该派的主张得以付诸实践。也就是说,

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是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既定战略安排,“9·11事件”则为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美国不可能因为当下在伊拉克面临的困局而放弃其长远战略。

其次,美国全球反恐战略赋予了伊拉克新的战略“使命”。根据2006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反恐战略》和《9·11五周年:成就与挑战》两份报告,反恐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观念斗争,而恐怖分子与当地激进分子的行为已使伊拉克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前线,美国在伊拉克的成与败对美国具有决定性意义。军事斗争固然因恐怖主义势力的全新斗争方式使美军难以着力而头疼不已,但对美国却非根本性挑战,美国真正看重的是取得观念斗争的胜利。因此,布什最近一个时期反复向美国各界宣传其主张,即美国必须确保经过选举的伊拉克现政府的生存,使其能够自我管理、自我防卫,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美国以民主、自由价值观对抗恐怖势力的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的反恐大业,更关系到美国国际地位赖以维系的可信度和声誉。现在看来,这一主张在拉姆斯菲尔德等所谓“火神队”成员去职后的布什新团队中也已达成共识。考虑到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核心地位,考虑到观念之战在美国反恐战略中的重大意义,美国在伊拉克只可能进,不可能退。

再次,在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所谓“文明冲突”中,伊拉克对美国具有“纲举目张”之战略功用。如果说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就全球范围而言缺乏足够解释力的话,那么仅就中东局势这一当今世界矛盾焦点地区而言,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至少在主要当事方美国人的心里难脱联想,只是从避免出现与伊斯兰文明形成整体性对抗这种对美国绝非有利局面的策略考虑不愿言明而已。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伊斯兰教自身并非铁板一块,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早已有之,目前因美国的直接介入更加尖锐对立,这既是造成今日伊拉克困局的关键因素之一,也使其他伊斯兰教国家难以一致对外。而这种局面就为美国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战略空间。伊拉克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严重对立确实给美国稳定伊拉克局势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美国也颇有无处着力之感,但重要的是,美国在强调重点打击对

象集中于极端分子和激进分子,以防出现伊斯兰世界一致反美可能性的同时,也正在充分利用两派在伊拉克对立而衍生并日益彰显的相关国家的对立立场,积极引导和推动支持什叶派的沙特、约旦、埃及及其他海湾小国与支持逊尼派的伊朗、叙利亚等国形成有利于美国掌控的对抗局面。长远来看,美国这种以伊拉克为“纲”而达控制中东、即“目张”的战略影响力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

最后,伊拉克对于美国而言还是重大的实际战略利益所在。这类利益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伊拉克充足的石油资源。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曾直言,伊拉克与朝鲜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该国的石油资源对于美国经济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不能说石油是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的全部,但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石油所占的分量可谓毋庸置疑。伊拉克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仅次于沙特而居世界第二位,控制伊拉克,再加上友好的沙特,美国即可控制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都极具重大意义的石油战略资源,其意义除了有利于确保美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包括对付欧佩克之外,还使美国重建伊拉克的费用,甚至“酬劳”盟友有了基本可靠的物质保证。美国正在推动伊拉克通过的“石油法”就明确赋予西方特别是美英大石油公司如西方石油、壳牌等在伊拉克30年的石油开采权,其酬劳的性质异常明显。

由上分析不难看出,美国的伊拉克战略实现了自在与自为的高度统一。将伊拉克目前的困局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视为美国的战略失误显然难以成立。姑不论美国在伊拉克政治重建、地方经济和基础设施重建、涉及广泛领域的各类培训项目的实施等方面的进展,有些方面还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不能说已陷入类似越战那样的“泥潭”,而从中东地区整体格局考察,美国也明显取得了优“势”,伊朗、叙利亚等美国眼中的所谓“邪恶国家”也不无被“孤立”之虞。当然,美国要摆脱在伊拉克的困局绝非易事,但此困局更多是战术上的或说策略上的失误所致,则是毋庸置疑的。按美国人的总结,这种失误主要包括对伊拉克重建难度的估计严重不足,对伊拉克教派对立之严重性估计不足,还有对伊拉克原国家机器可资利用的价值估计不足。

既然是策略上而非战略上的失误,美国对伊拉克必定是延续既定战略,负“重”前行。这也是布什总统尽管面临各方强大压力但仍对由贝克与汉密尔顿领导、各方寄予厚望的两党“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的报告总体否定的原因所在。报告中争取2008年撤军的建议换来的是向伊拉克增兵,新任国防部长盖茨甚至明确宣布美军将“长期”驻扎海湾;而与伊朗、叙利亚进行接触以使其对伊拉克局势发挥正面作用的建议,换来的是2006年11月切尼中东之行所表明的那样加大对其孤立力度。与此同时,为

了减“重”,缓解伊拉克困局带来的巨大压力,布什政府无疑会加强策略层面的调整,寻找所谓“新的前进道路”,包括协助伊拉克政府制订和实施各种稳定计划、收编伊拉克原武装力量、新拨10亿美元用于经济重建、发挥美军作用和加大对伊安全部队培训力度等等。具体到这种调整可能产生的效果当然有待观察,而对拥有国防外交大权、没有连任压力、并志在青史留名的布什总统的决心、意志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值得予以持续关注。○

## 俄罗斯的走强年

李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用“主权民主”理念管理国家的思路更加明确,经济增幅接近7%,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增大,成功举办G8圣彼得堡峰会,并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上述势头将继续保持,俄国家杜马的选举将平稳举行,经济将持续增长,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2007年12月,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3个月后又将举行没有普京参加的总统选举,所以可以将这次议会选举视为来年总统选举的预演,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另外,此次议会选举是在《选举法》和《政党法》修改后首次举行的,议员将全部从获得7%以上支持率的政党中产生,因而会强化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政坛斗争会表现得相当激烈。

从俄罗斯现有政治力量对比看,杜马选举不太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由现任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政坛上独领风骚,占据本届杜马2/3以上的议席。该党全力支持普京的政策,并且有众多成员任政府高官,被称作事实上的执政党。只要普京的威望不下降,“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就不会下降。保守一点预测,该党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中将稳据半数以上的席位。本届杜马中的第二大党俄罗斯共产党是主要“反对

党”,但其政策主张与普京的政策并无太大区别,俄共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已被普京采纳实施,俄共想独树一帜已十分吃力,与其把它叫做“反对党”,不如称之为“在野党”。另外,俄共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将遭遇由米罗诺夫新组建的“公正党”的激烈竞争。现任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同样是普京的密友,2006年由他领导的“生活党”与“祖国党”等合并,建组成中左政策取向的“公正党”,进一步挤占了俄共的政策空间。加之俄共没有改变队伍进一步老化的局面,因而,俄共即使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保住第二大党地位,总体上也将进一步式微。有望进入新一届杜马的政党还剩下新组建的“公正党”与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民主党”。上述各大政党的政策主张大同小异,它们或是当局的支持者,或是当局的“建设性反对派”。它们虽然相互间会围绕杜马中的席位而激烈争斗,但均是现行基本政策的支持力量。

具有亲西方价值取向的各政党也在加紧整合,但从目前形势看,尚难成气候。盖达尔、丘拜斯、涅姆佐夫等叶利钦早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们所组建的“右翼力量联盟”虽然也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但其“败家子”形象难以改变。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更是无法改变其在民众中“书生气十足”的印象。这两个政党不仅难以独自东山再起,